

# 一队吃了败仗的土匪闯入祁连山麓

3



祁连山 著  
九州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描写祁连山脚下藏区草原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的小说,以祁连山最后一个猎人——甄二爷的一生为线索,书写了一个剿匪英雄、一个普通猎人、农民牧人一生伟大而平凡的一生,他的理想、追求、爱情……而祁连山枪手的消失,意味着一个纷争时代的结束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甄二爷的爹得到土铳枪后,顺利打死了那只棕熊。有了枪,甄家的日子过得越发兴旺。但后来也正因为枪,甄二爷的爹被拉了壮丁,一家人的命运因此发生改变……

## 畅销小说

很快,年轻的甄二爷成了祁连山麓里出了名的猎手,但是此时,祁连山麓的野生动物远没有以前他父亲在时那么繁多和老实了。大概跟人类一样,也会时势造英雄,那些岩羊中间出了一个有心有白毛的、被猎人们称之为“白额羊王”的家伙,它将方圆几十里的岩羊群都收服在自己的麾下,领导着它们跟猎人们周旋。

倔强而好胜的甄二爷曾经连续好几天跟踪过它和它的臣民——一个是有四百多只岩羊的庞大群体,但他根本无法接近它们。这使甄二爷非常懊恼和屈辱,这个聪明的白额羊王深深地伤害了甄二爷的尊严!他发誓迟早要将这个白额羊王收拾掉,以挽回他连续几天翻山越岭一无所获后在卓玛面前丢掉的面子。卓玛正是扎西阿卡的女儿。

“那只白额羊王是一只神羊,神羊是千万打不得的!”十九岁的卓玛已然出落得亭亭玉立,她忽闪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,摇晃着甄二爷的胳膊说。

“我就不信,人还斗不过一个畜生!”甄二爷有些羞涩。扎西阿卡履行诺言,去年藏历新年按照藏族的习俗给猎人人家下了聘礼,今年的藏历新年就是卓玛与甄二爷的婚期。

“嘘!”卓玛惊恐地将一只娇嫩的小手捂在甄二爷的嘴上,“千万不能说,佛爷会怪罪的!”甄二爷捏住卓玛的手,望着她那在洁白羔羊皮袍映衬下显得愈发娇艳白嫩的鹅卵形脸蛋,禁不住心旌荡漾拥她入怀。

又是一个深秋的早晨,空气清新冷带有寒意,预示着严酷的冬天就要来临。甄二爷将卓玛家的羊群放上山坡,便钻进灌木丛中,想打只香子,狗鹿什么的。

他穿梭在灌木丛中,逡巡着

搜索前进,他的枣红马在后面悄无声息地跟着。当甄二爷转过一个山嘴时,枣红马突然轻轻地追了过来,脖子一歪,将他压倒在一个沟坎下,随之,它也悄无声息地卧倒了。甄二爷暗叫不好,是豹子,熊?还是豺狼、豺狗?“都不可能!”甄二爷断然否定。

就在甄二爷与枣红马卧倒在土坎下,正想着前方会出现什么时,一只褐黄色的东西从灌木丛尖上飞越而过。甄二爷不假思索抬手就是一枪,那东西从半空中摔了下来。甄二爷走过去一看,原来是一只狗鹿。那一枪正中眉心,几乎将它的脑袋击成了烂糊。

“呀,好枪法!”忽然有人阴声怪气地在从林边喝彩。

随着叫声,对面的树林里呼啦啦涌出一大队衣衫褴褛、狼狈不堪的队伍。这些人穿着花里胡哨,有的穿着浅灰色的褐褂,有的穿着山羊皮褂,有的穿着蓝士丹林长袍,而有的居然穿着大红大紫女人的对襟褂。骡马上驮着罗锅,褡裢里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青稞炒面一类的东西,还有将四只蹄子绑在一起驮在牦牛背上的羯羊。他们好多人都背着枪,但更多的人手里攥着农家用的铁叉、铁锨什么的。

他们呼啦啦围住被打死的狗鹿啧啧称奇:“好枪法!好枪法!”“这算个球啊,年轻的甄二爷心中说,“你们还没有见过我的好枪法哩!”

“刚才那枪是谁打的?”一个略微嘶哑的声音从人群后边传了过来,严厉而凶狠,似乎对刚才的枪声颇为不满。甄二爷转过头,看见一个壮汉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,凶神恶煞地从队伍后面赶了过来。他穿着一身旧军装,外面披着一件黑色斗篷,头上歪戴着一顶瓜皮小帽。满脸的

络腮胡子将嘴罩得严严实实,一双阴鸷的眼睛环视着众人。

“这伙人是干啥的?”甄二爷不禁心生疑惑。

“报告张司令,是这尕娃开的枪!”旁边一个人提着被打死的狗鹿对被称做张司令的人说,“这娃娃好枪法,一枪就打准了狗鹿的眉心……”

“哦!”张司令发出了一声惊叹,“你是干啥的?”

“我是打猎的。”

“就是在这地方打猎的?”张司令用马鞭指了一圈周围的群山问道,“你对这一带很熟?”

“是的,很熟……”甄二爷很诚实地答道。

“哈哈……”张司令畅怀大笑起来,“日奶奶尕娃,你是我们的活地图啊!”接着他指了指山坡上的羊群,“就地休息,宰羊煮肉……”那神态仿佛这些羊是他们的。

这些人顿时欢呼起来,呼啦啦钻进羊群,挑拣肥美的羯羊宰杀起来。

“你们不能这样,你们不能这样啊!”甄二爷跳起来朝张司令扑去。

张司令冷笑了一声,挥了挥手,立马就有四五个人扑上来,三下五除二,就将他捆得结实结实,反绑在一棵大树上。“老子连共产党也杀得,县城也攻得,就你的几只破羯羊还吃不得?”他走过来拍拍甄二爷的脸蛋,“老实听话,娃娃,不然老子抽你的肠子,剥你的皮子……”说完,朝山坡上走去。那儿,早有他的部下揭下了一副马鞍,为他准备了一处舒适的休息之地。

甄二爷不停地挣扎着,嗥叫土匪们不得宰杀羯羊。土匪们对他的愤怒置之不理,径自宰杀烤煮。

开饭时,一个土匪嘴里啃着一只羊腿满嘴流油地走了过来,“你当他是谁?”他用嘴努了努山坡上大口大口撕扯着羊肋巴的张司令,“他是西北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军司令张子龙张司令……”

“那他不该反共救国,跑到这大山里来干啥?”甄二爷已然挣扎不动叫不动也骂不动了,爱理不理地问。

“妈的!你一个娃娃家懂个球?说了你也不懂,胜败乃兵家常事……你以后好好做我们的向导,给我们带路帮我们渡过这个难关,哎,尕娃!你以后的日子好得油香上撒砂糖哩!”

“呸!”甄二爷将一口唾沫吐到那家伙的脸上,“现在老子的日子就是蜂蜜里拌砂糖哩,谁稀罕你那个破日子?”

那家伙恼羞成怒,跳过来抽了甄二爷一个耳光,破口大骂。一边骂着,他顺脚踢折了一根西番柳,劈头盖脸地打来。

“李宝儿李排长,甭打了,打死一个绑下的娃娃谁也不说你是英雄好汉!”一个中年人走过来挡住了那人的抽打。

李排长瞪了中年人一眼,悻悻地扔了柳条,蹲在一旁啃他的羊腿去了。

“日奶奶九天保你懂个球,”张司令悠然踱了过来,“这尕娃是四个牙的尕‘响拉’(小公牛),不调教调教,能驾到犁地的格子里吗?”据说,这“日奶奶”是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口头禅,他每话必先“日奶奶”,于是在其军队里,军官士兵们一个个咬着半生不熟的甘肃河对方言争相效尤,一时间,马步芳的军队里“日奶奶”蔚然成风。

“对着哩,对着哩!”九天保一脸的诚惶诚恐。

# 非典时期,我到广州找红蕾去了

6



生人勿近 著  
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车车是一位从部队退役的女兵,正值双十年华,在朋友开的一家酒吧里做驻场歌手,前前后后认识了一帮形形色色的朋友,并且遭遇了一段非常另类的爱情。大家一起疯疯闹闹,一起倒腾汽车和古董,一起经历过一场场不大不小的浩劫,青春和时光作为一种沉重的代价在他们手中挥霍着。唯一让他们不能割舍的,就是他们作为朋友,作为一起挥霍青春的玩伴之间的羁绊。

## 上期回顾

小警察齐强告诉我,一定要小心杜六。二伯也帮我在寻找杜六,不久就传来消息,杜六从北京消失了。这时,我突然接到红蕾的短信,她一个人去了广州……

## 生活小说

2003年4月的北京,非典大规模地暴发了,满街都是戴着口罩惶恐不安的人们。电视里每天都在喊叫不要乱跑,发烧咳嗽了要立刻隔离。我妈急得一天打几次电话,让我立即去广州,我答听说广州好像比北京好不了多少啊,在哪死不是个死啊。欧阳不让我出门,家里每天熬醋消毒。月半湾也关门了,冯胖子带着兰蔻来家里看过我一次,给我提的吃的喝的,都是他妈给我做的。

我觉得一切都很慌乱,原来到出门天天笑脸相迎的邻居,小商店的老板,连卖早点炸油条的,总之是个人就戴个口罩。每个人都只露着两只滴溜溜的眼睛。

4月27日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,欧阳去超市采购。欧阳的手机响了,我拿起一看是碧碧的姐妹吴晴,她一直对欧阳很有意思。深呼吸接起电话,我不想给她说话的机会:晴姐姐您还好吗?希望您没感染非典不是来跟我告别的。吴晴冷笑着答:“我没有,你想我有吗?倒是碧碧中奖了。”

我猛然一个激灵,心都缩在一起了。我担心马克!

“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,我没工夫跟你扯淡!”

当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,吴晴冒出一句:“等等我有话说。”

我冷笑着哼一声,我告诉你,你别玩花的了,我没让欧阳换电话是我觉得你根本不是威胁,你别跟我耗了,你多大我多大?你耗得起吗?吴晴听着我肆无忌惮的羞辱,她好像已经习惯了。

最后她告诉我:“马克抽大烟!”

这一句话比知道碧碧得了非典更让我震惊,马克抽大烟?

我机械地挂掉电话,整个人傻坐在沙发上。我相信吴晴说的话,马克抽大烟!马克赌博!马克啊马克,我说的话你都不记得了吗?你自己说的话呢?那张阳光帅气的脸啊,你在阳光下对我说话,咱可以混,咱可以坏,但是咱不能干出格的事儿。可是现在呢?我觉得我的世界充满了欺骗,所有的人都在骗我。连马克也欺骗我了。红蕾留下我,自己走了。非典来了,好多人死了。马克抽大烟了……

拿了车钥匙飞奔着回到我自己的家。开门的一瞬间,心里暗暗地盘问着:马克你在里面吗?我害怕了。马克在。老天啊,什么都赶上了,马克蜷曲在沙发上,满地的烟头。家里一片狼藉已经没有了下脚的地方了。我蹲在马克身边,他看到我说的第一个字就是“滚”,从相识到现在马克从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,他总是让我护着我。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,我绷不住了,我趴在他身上抱着他哭。

马克勉强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对我说:“人家都吃饭呢你来干什么?”

“我放不下你,你还好吗?咱去医院吧,我陪着你,咱能挺过去。”

马克越来越难受,这画面太有冲击力了,有几个人见过?电视上看过吗?不过那是演的。马克却在我面前,他难受,他忍着。马克说:“车车,去我衣服里拿来给我吧,我扛不住了。”

我起身翻遍了马克西装口袋告诉他没有。马克说有你再找找。没有还是没有。马克很难受我看得出来,我抱着他,他也紧紧地抱着我。我说咱去医院吧,你是谁?你是爷啊,你怎么能让这东西把你玩成这样?咱跟它死

扛吧。马克抱着我哭了,他说车车对不起,车车对不起。我说你没有对不起我,我不会放弃你,全世界不要你我都不会不要你。

可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也真他的疼,就像被人用锋利的爪子一下下撕扯着。马克,我想帮助你,可我怎么帮你呢?我只能紧紧地抱着他,嘴里求着:“去医院吧,去医院吧。”马克忽然把我从他肩膀上推开用力吻我,我使劲想推开他,可是没用,他那么有力地抱着我,用他的嘴堵着我的嘴,他的眼泪流在我的眼睛里。谁说只有女人的眼泪是强大的?男人的泪水何尝不是这样?

我决定去广州。

广州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。老妈在某名牌西装的广州办事处工作,红蕾已经给我打了头阵当了开路先锋。康庄大道也好,一路荆棘也罢,我都已经在路上了。广州,姐姐我来了。红蕾我来了,杜六你活到头了。

看到红蕾的时候我心里真他妈的舒爽。她上身穿着一件纯白色的蕾丝镂空宝宝装,下身一条黑色的九分裤,扎了一条马尾。真的是青春无敌。看见我她蹦着脚一只手挥舞着,另一只手一直飞吻我。我们紧紧拥抱着在一起,红蕾笑靥如花般绚烂。

离开北京真的可以忘记伤痛找回快乐吗?我使劲地抱着她说:“亲爱的,你一个人受苦了,组织上派我来慰问你了。”红蕾笑中带泪地回答我:“车车,广州这地方真好,比北京强多了,唯一不好的就是没有你。所以,我代表广州人民热烈欢迎您莅临。”我意味深长地说:“嗯,广州这几年发展得不错,如果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新步伐,那缺了我一准没戏,所以,羊城人民,大爷

我来了。”

我们嬉笑着,这种感觉真好。

红蕾和杜六是不是在一起,我不会直接问她,问了她也不会说。回到红蕾住的地方我警觉地四处搜索着。没有男人的痕迹,杜六应该没有住在这里。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,整洁明亮。我现在面对红蕾有两件事不能提,一是马克吸毒,二是杜六不是在在广州。红蕾一个人来广州,如果没人吆喝她,这种勇气她没有,换了是我也没有。我能来是我没地方可以去了,我妈在广州红蕾也在广州。红蕾说家里收拾好了让我以后跟她住,我说她做事情不经过大脑思考,我妈在广州我能不回家吗?我连自己家都没回就来你这儿先扎点,你以为我真想你啊,别废话了,晚上带我腐败去,姐姐我要吃香的喝辣的。

红蕾笑着说:“你来了我口袋里的money就跳了。”我搂着她躺在床上告诉她,我有钱,从北京带了20万。这钱是我最后倒腾牙雕观音的钱。我自己会离开,我还知道自从赌了两次后我也上瘾了,那种情绪的发泄不是喝酒能代替的,所以我必须身上有钱。红蕾问我和欧阳怎么了,我回答你也不是第一次问我了,我跟你说过吗?所以你还是别问了,我自己都整不明白我怎么告诉你。红蕾说:“我跟你打包票,你会回去的,因为你爱得深刻。”我说你别想赶我走,不吃穷你喝穷你我不走。

全国非典闹得最严重的两个城市就是北京和广州,我却从北京跑到了广州。可笑吧,有种才出虎穴又入狼窝的感觉。但我们又在一起了,我希望我能找回快乐。和红蕾在一起的快乐是建

立在堕落的基础上的。一个广东小毛摸到我们桌上低声问:“靓女,要不要HIGH?”我第一个反应这别是个鸭吧,胆子也忒大了点。红蕾坏笑着冲我挤眼摇头暗示我别说话,原来他们是相识的。红蕾叫他坐下和我们一起喝酒,他手不老实地在红蕾腿上摸一把。靠,这算怎么回事儿,怎么能让人这么吃豆腐。起身我就给了他一嘴巴,抽得特响,抡得特圆。小毛摸的一下站起身,我怕他还手,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按在桌子上说:“看看你丫这德行,就你这小身板儿也敢当流氓,真他妈的给流氓丢人,滚回去好好练练别给流氓丢脸。”

我这话说完,红蕾他们几个哈哈大笑。红蕾拉开我说:“车车,我纠正你一点,在广州这里不叫流氓,那是咱北京的说法,广州叫烂仔。”

“我呸!还真是‘烂仔’。”原来这孙子就是一卖摇头丸的小混混。我说既然相识我就放你一马,以后别让我看见你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,要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他孝敬地拿出几颗药丸给我。我犹豫了一秒,还是接了过来。

一晚上我都盯着红蕾,如果她的电话响,我就会假装电话没电借她电话打电话。我要知道杜六究竟在哪里。从见到红蕾的那一刻我就想了,既然你不告诉我,我也不会逼你。在一起了,能快乐一天是一天,但杜六是狼,我不能让红蕾在他身边。他应该去狼该去的地方。晚上回到红蕾那里我已经喝到底盘不稳了。摇摇晃晃,原来嗑了药丸是这种感觉,除了天旋地转特别的我形容不了。一个人的意志太坚强真他妈的悲哀,喝也喝不醉,连嗑药都依然清醒着。